

書叢小科百

論義主國帝濟經

著 富爾華
譯 偉義謝

編主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七月初版

(一〇五〇一)

百叢書
經濟帝國主義論一冊

Economic Imperialism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Leonard Wolf

譯述者

謝義偉

主編兼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本書校對者侯紹綸)

譯者贅言

這本書是英國狄更生 (G. Loves Dickinson) 所編國際小叢書之一，是國際主義者的著作。我們讀任何一種著作，尤其是讀帶有色彩的著作，若不留心著者的地位及思想，更有許多難於瞭解的地方。譯者希望讀這本書的人，切不要忘記了這點。

著者是英國人，所以行文時每以英國為主；這在英國人看來很覺自然。而譯成中文，便覺勉強，不過若心目中時有這是『英國人寫的書』一個觀念，則文理欠通之處也能瞭然。這本書是國際主義的著作，帶有宣傳國際主義的使命。凡有宣傳性質的書，對於事實的敘述，總是着重有利於自己的理論的處所，這本書雖大致公正，也不免有偏見之處。譬如對於中國海關制度的稱贊，便很有討論的餘地。但我們若記着這是國際主義者的著作，則對於這種地方自然不會驚異。

人類的理想若成了某時代的思潮，便多少能影響時勢，這真理已經證明。國際主義便是影響國際關係的理想之一，在智識階級尤其是在明瞭國際情形的智識階級中，頗有勢力。現在影響國

際關係的理想最重要的不過四種；就是民族主義，帝國主義，共產主義，國際主義。民族主義已包含在三民主義之中，帝國主義正是掠奪中國的魔鬼，共產主義我們也領教過了，這些我們都有了相當的認識，這本書除了供給國際知識之外，還可以使我們認識第四種理想——國際主義。

我們尤其要認識國際主義對於中國的主張。中國問題已成爲最大的世界問題，中國問題不得到合理的解決，所謂世界大同永遠是一個『黃金夢想』。在這本書寥寥四章之中，中國問題竟佔一章有半，就是當前的證明。譯者希望這本書能供中國人比較的研究，以了解世界上對於中國的態度，以認清自己的前途，決定自己的主意。

目錄

第一章	引論·····	一
第二章	經濟帝國主義下之非洲·····	一九
第三章	經濟帝國主義下之亞洲·····	四二
第四章	因與果·····	五八

經濟帝國主義論

第一章 引論

這本小冊子所要討論的，是歐洲各國與亞洲非洲那些未開發的國家的關係。現在有一種世界潮流，對於歐非亞三洲的居民發生了最深切的影響；我們都是這潮流的身受者，目睹者。大凡一種重大的世界潮流，——譬如基督教，封建制度，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戰，及本書所要討論的現象等——在一般人看來，總似乎非人力所能控制，身臨其境的人，尤其如此。他們以為這種潮流是不可避免的，與地震，季風，冬夏代謝等自然勢力一樣。這種命定觀（fatalistic view）固為許多人及歷史家所津津樂道，但實異常荒謬。人們對於自然勢力，對於動物界，確有相當的控制力，因此人類的歷史，很少受他們的影響。過去二千五百年的歷史，大都是人類自己所支配的歷史，是人類的信仰與願望所支配的歷史。如果沒有一些人相信某種事，願意某種事，一定不會有基督教徒，不會有

基督教；如果沒有一些人相信另一些事，願意另一些事，一定不會有早年基督教徒的被虐殺；而基督教之所以不能化全世界爲基督教徒，就是因爲某種信仰與願望也曾戰勝了他一種信仰與願望的緣故。

歐洲沉淪於封建制度中凡數百年之久，不是上帝使其如此，也不是一兩個君主使其如此，封建制度乃是百十諸侯萬千農奴信仰的產品；這種關係，一般荒誕不經的歷史每把他湮沒了。世界大戰不是德皇威廉造成的，也不是其他「罪魁禍首」造成的，乃是因爲那些成千累萬的看英法各國報紙的人，信了那些報紙教他們信的事，願意有那些報紙教他們願意的事，纔造成了空前的世界大戰。

自十九世紀以來，歐洲人與非歐洲人的關係，歐洲文化與非歐洲文化的關係，發生了深遠的變化。現在這種變化已成了一種世界潮流，其影響的深廣強烈不亞基督教與封建制度。把一八〇〇年的世界與一九〇〇年的世界略一比較，就可以看出這變化的要性。在一八〇〇年，歐洲以外的土地固然已有幾處受了程度不同的歐化，但是被歐洲國家所統治的地方與人民是很少的，也

沒有幾處被歐洲國家強迫歐化。到了現在，未曾歐化的一切地方實際上已或明或暗的被歐洲國家統治了。讓我們把這變化再仔細看看：在一百年以前，非洲雖有一部份被侵入的葡西英法人所歐化了，但這些歐洲人沒有深入非洲內部；這些歐洲人在亞洲沒有根據地，——雖然英國在印度已經有商業公司，法國荷蘭及葡萄牙已經有幾處很小的領土；在太平洋及澳洲大陸歐洲人尚未曾侵入，也未曾有統治的勢力。到了現在，北美洲已全部歐化；南美洲已大致歐化；非洲除了阿比西尼亞（Abyssinia）與利比亞（Liberia）兩國外，尺土寸地，都被歐洲各國瓜分罄盡直接統治了，就是阿比西尼亞與利比亞是否真正例外，還是問題。在亞洲只有日本真是獨立不受歐人羈絆，其餘還有很大的土地已經被歐洲國家所征服所瓜分了。太平洋中的島嶼不是歐洲國家的領土，便是他們的殖民地。

所以現在有一種世界潮流，就是歐化全世界。但是這潮流是由兩種過程進行：第一種是上段所講的那種『歐化』，這是人類歷史中常見的現象。地面上各種族時時遷徙，美洲澳洲以及南非的殖民，不過是種族遷移的近例而已。這種殖民，起始也許有屠殺或征服，但到了後來總產生了

一種新的土著文化及獨立政府。在美洲及太平洋，侵入的民族與移殖者或是與土人混合，或是自己繁殖，終至成爲獨立的人羣，有自己的文化與自己的政府；在南非洲也約略如此。但是在亞洲及大部分的非洲卻由另一種過程進行。本書就是講後面的一種。在非洲除開南邊一小部分外，沒有殖民這回事，沒有什麼種族的糅合，沒有產生過新的民族與新的文化。非洲人與非洲的土地只是被歐洲國家征服了，臣服於他們的專制的直接統治之下。在亞洲——後面要講到——這潮流又有兩種形式。在印度中國的一部，及中國鄰近的地方，歐洲各國也直接掠奪土地統治人民，和在非洲一樣。但是在中國本部，波斯，及土耳其，歐洲各國的勢力是間接的，並不奪取土地，並不統治人民，只是要替歐洲的人民增進經濟利益。

以後幾章就是研究在非亞兩洲正在進展的這種過程。當然，對於這樁事最好是分別研究，但在這裏先把他的普通性質多講一點，也覺很好。我們現在要研究的現象是歐洲人與亞非兩洲的非歐洲人的真確關係，這關係結晶於歐洲國家對亞非人民及國家的政策上。這政策的結果，全部非洲人及將近全部的亞洲人都臣服於歐洲國家的直接或間接統治之下。我們所要研究的，就是

這政策的動機，目的，及其結果，——研究這些國家因爲有什麼動機纔去把遼遠的土地人民臣服於他們統治之下；研究他們統治了那些土地人民之後，抱着什麼目的，發生什麼結果。人類的，民族的，或國家的動機，都不是簡單的；想在瓜分非洲，征服印度，掠奪中國等複雜的現象中，找出一個單純的原因，本是荒謬絕倫的事。但是歷史的事故與潮流雖發生於各種不同的原因，卻每每有一個特出的原因爲其真正的原動力。五十年來歐洲國家對於亞非二洲的政策，自然也逃不出這個公例。這政策的結果已經使亞非二洲被他們瓜分，成爲他們的帝國，或帝國領土，或勢力範圍，或掠奪範圍。如果歐洲人沒有某種信念與願望，一定沒有這麼一回事。分析起來，造成歐洲帝國主義的信念與願望約有四種：一道德的；二感情的；三軍事的；四經濟的。我們且看看每一種對於帝國主義政策的形成有什麼關係。

帝國主義是一種道德義務觀念，而歐人統治亞非的人民，取得他們的土地，在道德上是應當的，而且是必要的，此種見解常常在帝國主義者的演說和文字中表現出來。故所謂帝國主義，總括在一句話說：就是所謂『白種人的責任』（the white man's burden）。按照這種歷史的政治

的見解來說白種人在心思上，毅力上，是最優秀的民族；尤其是在政治制度社會制度上，宗教上，及道德上，他們是『上帝的選民』（God's Chosen People）。上帝的選民的第一責任，就在使其他民族臣服於他們，然後使那些民族沾染些高等文化的實惠——二千年前的迦南（Canaan）是如此，現在的亞洲非洲也應如此。如果那些民族頑梗不化，不承認自己應處的地位，不願接受給予他們的好處；就應該把他們征服或屠殺，直至承受爲止。這種道德觀念多少滲進了帝國主義的政策內，當然毫無疑義；不過到底怎樣影響那種政策，卻不可不認個明白。

在十九世紀中，帝國主義的動力並不是道德觀念；並沒有一個歐洲國家因爲要使被征服的人民受着歐人統治的實惠纔去征服亞洲或非洲的地方；並找不出以征服地的利益爲口實的帝國主義行動。當他們去征服一處地方的時候，他們所持以出兵的口實，不是從經濟方面自圓其說，便是從軍事方面或感情方面（國家的威望方面）自圓其說。他們出兵（一）或爲要懲創一種未開化的民族（懲戒出兵）；（二）或爲防止已征服的地方感受未征服的地方的惡影響（懲戒出兵）；（三）或爲報復侮辱國旗的仇（感情的威望的）；（四）或爲保護本國人民的經濟

利益。由實事方面看來，在十九世紀的末期，帝國主義者已經不說爲征服的人民謀利益而建設帝國了。然而道德觀念仍舊是帝國主義的護身符。雖然他們不說征服亞洲或非洲是爲亞洲人或非洲人謀利益，是要使他們沾染文化，基督教，法律，秩序的實惠；但是一旦征服了一塊地方，那地方人民的福利就是他們不肯撤兵不肯放棄的理由。法國侵佔突尼斯（Tunis），英國侵佔埃及或烏干達（Uganda），沒有人說是以利人心爲動機；然而突尼斯人及埃及人的福利，卻被英法據爲不肯撤兵的理由——甲必丹路加德（Captain Lugard）替英國某公司佔得烏干達，不肯退出，其所持之主要理由就是說：一旦撤兵，烏干達的人民及基督教與英國的商務必定要蒙極大的損失。總之，道德觀念與帝國主義的關係就是這樣；歐洲人以自利的動機建設了帝國，卻自稱是以利人的動機去維持帝國的存在。『白種人的責任』是他們爲自己的利益自行擔負的，也許偶一不慎自己放在肩上的，不過放上之後就成了自己的義務。

感情衝動也與帝國主義多少有點關係。如果戰事發生在很遠的地方，歐洲人不能身受其苦的時候，感情衝動發揮得非常顯著。實際上，各國獲得土地最初每每由於幾個冒險家或好大喜功

的軍人；他們在歐洲實業發達的城市不能伸展志氣，於是漂流海外，屠殺或征服那些運氣較好而文化較低的亞洲非洲人，以求滿足他們的慾望。但在近百年中，歐洲帝國主義發展之原因，並不以這些人爲主要。殖民地總督或軍官們的野心也許是領土擴張的原因（在印度是如此）但是，從來沒有一個政治家主張以亞洲非洲爲他們那些不安分的人民的逐鹿場所。影響帝國主義的感情衝動另有一種比較重要的在：在英法德意各國國家，在一般負責或不負責的政治家演說中，在一般歷史家及著作家的文章中，常常顯露出一種普通的成見，以爲在歐洲以外得了一些土地就是他們國家的光榮。照這種思想看來，國家的威望與征服未開化的人有深切的關係。一方面，本國在歐洲以外得了土地，就增加了光榮；在他一方面，旁的國家得了土地，就不啻減少本國的光榮。所以當英國取得色普魯斯島（Cyprus）時，法國的內閣總理說是法國威望的一個打擊；法國要恢復光榮，必得在東京（Tonkin）或突尼斯取得若干土地，最好在兩塊地方都取得若干。德國在西南非洲或在他地取得殖民地時，英國的歷史家政治家也常說是英國的打擊——軍事上，經濟利益上，及國家光榮上的打擊。這種民族心理恰好與社會上的階級心理一樣：一個人有摩托車，有僕人，

在社會上似乎就有了光榮；並且，如果甲乙二人在社會上的階級相同，甲有了這些東西而乙沒有時，在乙就似乎損了威望。但是，這種心理對於各國的政策雖然確有相當的影響，究竟還不能推動政策的進行。帝國主義者着手侵略的時候，沒有一個政治家敢冒大不韙，明目張膽的說，這種土地或勢力範圍的奪取，是要增加他們國家的光榮，他們只說這是保護或增進國家經濟利益的必要手段。固然，歐洲各國滅亞洲人或非洲人的國家的時候，也曾借口說那被滅亡的君主或政府，損傷了他們大國的光榮；例如法國征服阿幾里亞（Algeria）就是借口阿幾里亞王用蠅拂侮辱了法國領事；但是，這種侵略，各國人民已不再認為正當，所以在幾十年前亞洲非洲的被蹂躪，與這種侵略並沒有多大關係。真正說來，感情的原因，在帝國主義政策中，正像上段說過的道德原因一樣。『帝國是光榮的』這種觀念並不是奪取土地的理由或動機，只是維護既得土地的口實。事實上，帝國主義的侵略每每由幾個軍人資本家及政治家發動，由他們秘密進行，英法德普通一般的人民直到已得到領土或將得到的時候纔忽然知道。在這三國中也有反對這種侵略的人，但木已成舟，這些少數反帝國主義者只好在已成事實之後，主張放棄。在這種時候，感情的理由或上段說過的

道德的理由就用得着了。帝國既然是光榮的，做人民的自然應當愛護；反對帝國，反對主帝國義，或主張放棄帝國已得的領土，都是不愛國。帝國愈大，光榮也愈大，而損傷他的光榮的人或主張放棄他的領土的人愈加是不愛國。然則上段所說的道德與這裏所說的愛國心並不是帝國主義的動因，不過用來做壓迫反帝國主義者的口實而已。

軍事的動機爲歐人侵略原因之一，也是顯然的事實；不過，一般人常常把他誤解了。在某種區域內，軍事的原因確實促成了帝國主義的政策，例如法蘭西與意大利之於地中海，就是這樣。法蘭西奪取阿幾里亞摩洛哥（Morocco）及突尼斯；意大利奪取特里波里（Tripoli），都是以軍事上的必要爲辯護。他們說：『如果我們不佔據這些地方，旁的國家就要佔據以爲攻擊我們的軍事根據地。』但是，這種說法只用於非洲北岸與法意相望的一小部份地段；並且他們也不常用這種說法。其餘在亞洲非洲的地方，離歐洲太遠，得到了那裏的土地並不會影響歐洲任何一國在軍事上的安全。一般帝國主義者並沒有說，奪取西非洲或亞洲的土地是要爲他們祖國求軍事上的保障。但是，土地得到之後，情況就不同了。國家不但要防衛本國的疆土，並且要防衛殖民地。於是就可以

說，要防衛已得的土地，必定要再得些土地。所以英國抓住埃及不肯放手；她抓住埃及不是因為要防衛英國本身，乃因為不得埃及就不能保全印度。然則軍事的理由並不是發生帝國主義的大原因，不過是繼續增加帝國領土的一個理由而已。

由這樣看來，上面所舉道德的、感情的、及軍事的三種信念，都影響人們的思想，都是帝國觀念的成因，都影響了帝國主義的政策。但這些原因都不是根本的。僅僅有上面三種原因之一，或三種都有，並不致使歐洲各國從事侵略或繼續侵略，使亞非二洲被人宰制。這是可以證明的。假使歐洲人對於歐洲以外的地方只抱上列三種見解，則十九世紀後半期的歷史必定大不相同，必定沒有全世界的侵略，亞非兩洲必定不至受人宰制。非洲北岸也許會被法意兩國瓜分；英國也許抓住好望角（Cape Colony），征服印度；冒險好動的軍人也許時時替他們的國家在非洲沿岸及亞洲海口佔據微小的領土；傳教士也許單獨負起『白種人的責任』，使黑種人、櫻種人及黃種人輸入些歐洲文明及基督教義，在萬里他鄉留下些令人景仰的聖蹟。而大多數的非洲人與亞洲人必定還保存他們的故國，不被歐人征服宰制，能在他們自己的經濟政治制度之下，過那歐人自誇替他們劃

去了的不安定無效率的生活。

但是，講到經濟的信念、願望及原因，事情就大不同了。在歐洲帝國主義侵略下的任何一階級當中，經濟的原因都顯然可見。我們知道，經濟帝國主義的歷史，可劃分兩個時期，在四五十年以前，歐洲新起的經濟制度及歐洲人的經濟思想，也曾使歐洲人侵入亞洲或非洲，甚至宰制幾處土地。但這種侵略是零碎的，是有意無意的，而對於歐洲各國的政策也沒有什麼影響。歐亞非三洲當時的關係幾乎完全是經濟的；而這種經濟的關係只是私人商業的關係，只是歐洲人銷售工業製品於亞非二洲而換取原料的關係。這種事業完全是私人的，完全是『買賤賣貴』爲歐洲文明骨幹的原則所發生的自然趨勢。在這種事業中，歐洲人的商業公司曾取得很多土地；曾發生商人與當地政府很厲害的衝突，因而間或引起他們歐洲本國政府的干涉。但是，歐洲各國並不承認有保護或增進國民在外的經濟利益的責任，國民也沒有夢想政府承認。當時並沒有聽見說，國家有組織的權力應該特意的，無所顧忌的，用在增進這種利益上，——到了現在卻是各國政策的第一原則。